

不器斋词学论稿

钱锡生 著



苏州大学
Soochow U

本书由苏州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不器斋词学论稿

钱锡生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器斋词学论稿/钱锡生著. —苏州: 苏州大学
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672-1289-3

I. ①不… II. ①钱… III. ①词学—研究—中国—古
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8171 号



不器斋词学论稿

钱锡生 著

责任编辑 金振华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 苏州市友新路 28 号东侧 邮编: 215128)

开本 880 mm×1 230 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57 千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1289-3 定价: 30.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杨海明

1987年9月,本书作者钱锡生来到苏州大学,成为我指导的首届研究生。从此,我们有了很多在一起切磋交流、讨论学术的机会。而今,记录他这二十多年跋涉足迹的论文集即将出版,作为他学术成长的见证人,我为他感到高兴,并向他表示祝贺。

锡生在考上研究生之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他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高校从事了四年古代文学的教学。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他沉浸于学海,好学深思,很快崭露头角。他硕士论文写的是《吴文英词研究》。吴文英是宋代词人中最难研究的词人之一,锡生知难而上,希望通过拆解其“七宝楼台”,以小见大,窥探词体奥妙之所在。他也果然从中有所斩获,发表了一组高水平的文章。然而研究生毕业后,由于大环境的变化,他只能改行去从事广播电视新闻工作。他干一行爱一行,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一步一个脚印,在媒体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由他担任总制片主持制作的电视系列片《苏园六纪》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电视“星光奖”一等奖,这是当地媒体的电视节目第一次获此殊荣。新世纪后,他回到了母校,从事传媒方面的教学工作,并在职攻读古代文学的博士学位,这样我们又有了交集。他以博士论文为蓝本的专著《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于2009年初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嗣后,他在“跨界”近二十年后,终于如愿以





偿,回归到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岗位。此后,又在较短的时间里,连续申报省社科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国家社科项目,均取得了成功。

锡生的这些文章,是他长年潜心读书、思考的结果,很多文章在发表前曾给我看过,我也曾对有些文章提过一些意见和建议。他的文章不乏真知灼见,一是站在学术前沿,勇于探索,敢于怀疑。如他的吴梦窗研究,就是从词学大师夏承焘的《吴梦窗系年》中发现了问题,认为其中的一些说法尚可斟酌,因而对梦窗生平中的一些问题做了新的探讨和解释。二是勇于开拓,不断超越。他从事新闻工作后,利用自己的文学背景,学以致用。后来他又利用自己传媒工作的经验支持文学研究,将文学与传播学结合起来,两者相得益彰。目前他正进一步扩大范围,在从事唐宋词传播接受史的研究,相信假以时日,定会更上一层楼。

锡生已过“知非”之年,这是人生的秋天,也是成熟收获的季节,希望他继续努力,为唐宋词学的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2014年9月22日





目 录



内 篇

关于吴文英生平中的两个问题	3
试论吴文英词的艺术个性	15
论梦窗怀人词之艺术特色	28
秘响傍通 恍惚相似	
——论李贺诗与梦窗词艺术处理之异同	39
论唐宋词的吟诵传播	56
论唐宋词的手写传播及其价值	76
论唐宋词的石刻传播及其价值	97
论唐宋词的印刷及其传播	116
传播方式的改变与唐宋词的演进	135
梦路何由到海东	
——唐宋词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	154
论唐宋词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169
从历代词选、词评和唱和看秦观词的地位	
及其传播	183
论辛弃疾《贺新郎》词的传播与接受	206





寻美的旅人

——访著名词学家杨海明教授 221

古典诗歌的余辉远霭

——评马亚中的《中国近代诗歌史》 228

析疑匡谬 辩明正义

——评孙虹的《梦窗词集校笺》 235

探寻中国文学的“迷楼”

——宇文所安教授访谈录 250



外 篇

茶酒阴阳

——中国饮料的“太极”世界 271

忧乐人生

——论中国古代的诗酒文化 286

雅俗人生

——论中国古代的诗茶文化 302

立足地方文化 提高电视品格

——电视片《苏园六纪》创作回顾 321

用历史化石激发思想光芒

——评电视艺术片《苏园六纪》 327

发婉约于豪放 寄哲理于诗情

——评刘郎的电视系列作品“江南三部曲” 333

后 记

344





不器斋词学论稿

内 篇



关于吴文英生平中的两个问题

南宋词人吴文英(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他落魄江湖,与姜夔一样,平生没有做官,只是在江浙一带当过幕僚,留下词集《梦窗词》,存词三百四十余首。他的词在南宋后期的词坛上闪烁出奇光异彩。但由于文献不足和吴词本身存在的晦涩难读,致使吴文英的生平中有两个谜团至今未曾澄清。

一、吴文英一生行踪基本不出苏杭两地。其在苏州的一段,已经明晓,夏承焘在《吴梦窗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中云:“居苏始见于绍定五年(1232),先后共十余载。”^[1]而另有“十载西湖”一段,是在他一生中的什么时期?目前一般认为应在“十载吴中会”之后,夏承焘《系年》曰:“客杭始见于淳祐三年(1243)冬……居杭先后约十余年。”^[2]“悼杭州亡妾之作,其时在遭苏妾之后。”^[3]杨铁夫同夏说,其笺注吴文英词《琐窗寒·玉兰》时说:“考梦窗卸苏幕后即挈姬来杭,殆所谓‘占香上国’者欤?”^[4]谢桃坊承上说曰:“文英寓杭十年是可靠的,当在淳祐三年至十二年之

[1]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70页。

[2]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3] 夏承焘《梦窗词集后笺》,《夏承焘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4] 杨铁夫《吴梦窗词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间。”^{〔1〕}以上诸说,我认为值得商榷。

二、杨铁夫认为梦窗忆姬之作居全集四分之一,这说明忆旧悼亡在梦窗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梦窗究竟恋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铭心刻骨、缠绵悱恻、生死不忘?由于年代久远、文献不足,今人已很难详细了解,但研究梦窗词又不能完全无视这一问题,于是,众说纷纭。杨铁夫《吴梦窗事迹考》曰:“梦窗一生艳迹,一去姬、一故伎、一楚伎。”^{〔2〕}夏承焘在《系年》中曰:“梦窗似不止一妾。”“总之,集中怀人诸作,其时夏秋,其地苏州者,殆皆忆苏州遣妾;其时春,其地杭者,则悼杭州亡妾,一遣一死。约略可稽。”^{〔3〕}刘永济《微睇室说词》则以为除苏妾外,梦窗“在杭别有所恋,似未成娶”^{〔4〕}。上述诸说尽管不一,但都指出梦窗不止一妾,情非钟于一人。这些说法是否能成立,值得怀疑。

现在,我们试解吴文英生平中的这两个谜团。

梦窗“十载西湖”是确凿可信的,屡次见于其词中:“追念吟风赏月,十载事,梦惹绿杨丝”(《西平乐慢·过西湖先贤堂》);“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骄尘软雾”(《莺啼序》);“烟波桃叶西陵路,十年魂断潮尾”(《齐天乐》)。但这“十载西湖”的时间是在苏州之前还是之后,却是问题的关键。

(一)从作品的风格看,梦窗写于杭州的词有两种不同的风貌,可看出是不同时期寓杭时所作。如同写于杭州丰乐楼会饮的作品:

翠阴浓合晓莺堤,春如日坠西。画图新展远山齐,花深十二梯。
风絮晚,醉魂迷,隔城闻马嘶,落红微沁绣鸳泥。

〔1〕 谢桃坊《词人吴文英事迹考辨》,载《词学》第五辑。

〔2〕 杨铁夫《吴梦窗词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3〕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69页。

〔4〕 刘永济《微睇室说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





秋千教放低。(《醉桃源·会饮丰乐楼》)

修竹凝妆,垂杨驻马。凭栏浅画成图。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东风紧送斜阳下,弄旧寒,晚酒醒馀。自销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 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欹枕。雨外熏炉。怕舣游船,临流可奈清臞,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莫重来。吹尽香绵,泪满平芜。(《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

前词华美秾丽,饶多欢乐;后词沉重凄婉,满腔悲慨。前词和梦窗“十载西湖”时“吟风赏月”、“傍柳系马”的生活十分相似。这类写于杭州但风格情调与后期明显不同的词还有不少,如“歌管重城,醉花春梦半香残”(《丑奴儿慢·双清楼在钱塘门外》),“听一声相思曲里,赋情多少。红日栏杆鸳鸯枕,那枉裙腰褪了”(《贺新郎·湖上有所赠》)。这些词可看出浓厚的“花间”痕迹,形式雕琢,情感柔弱。梦窗入苏幕后,入世渐深,作品风格开始成熟,写于苏州的《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金缕歌·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古香慢·赋沧浪看桂》等作品风格沉郁,感情真挚,显然迥别于梦窗早年“十载西湖”词,而《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风格。这一类写于杭州的饱经忧患、激昂哀怨的作品还有很多,系梦窗后期寓杭时所作。因此,从作品的风格看,“十载西湖”的时间只能是入苏幕之前而不是之后。

(二) 根据夏承焘《系年》考订,梦窗《莺啼序》作于淳祐十一年(1251),词中已有“十载西湖”语。而梦窗离苏赴杭行迹,始见于淳祐四年(1244)甲辰岁,有《喜迁莺·甲辰冬至寓越,儿辈尚留瓜泾萧寺》一词为证。梦窗淳祐五年还有苏州行踪。淳祐四年或五年至淳祐十一年统共才六七年时间,不能坐实“十载西湖”。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梦窗的这段“十载西湖”时间是在“十载吴中



会”之前。

(三)从梦窗词中所反映的感情而言,“十载西湖”的时间也不可能是在苏州之后。梦窗是深于用情之人,他在苏州有大量的怀人词,较集中地反映在淳祐三年(1243)、淳祐四年(1244)。其时,梦窗的恋人已离他而去,他的处境很是孤寂,心态很是悲凉。《满江红·甲辰岁盘门外寓居过重午》中云:“荒城外,无聊闲看。野烟一抹。”《水龙吟·癸卯元夕》中云:“陈迹征衫,老容华镜,欢惊都尽。”《喜迁莺·甲辰冬至寓越,儿辈尚留瓜泾萧寺》中云:“雁影秋空,蝶情春荡,几处路穷车绝。”《思佳客·癸卯除夜》中云:“衣懒换,酒难赊,可怜此夕看梅花。隔年昨夜青灯在,无限妆楼尽醉哗。”从这些词的小序看,时间有元夕、重午、冬至、除夜,这说明这段恋情的失败给梦窗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他对其恋人的思念简直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而且他在词中屡次提到“伤头俱雪”(《喜迁莺·甲辰冬至寓越,儿辈尚留瓜泾萧寺》)、“叹霜簪练发,过眼年光,旧情尽别”(《六丑·壬寅岁吴门元夕风雨》)、“自唱新词送年华,鬓丝添得老生涯”(《思佳客·癸卯元夕》)。不惑之年,头发已开始发白。虽然诗人好作虚语、夸饰语,但也可说明苏州情事给梦窗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更关键的是,梦窗的这种郁结于心的伤痛,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一直持续了许多年。离苏游杭后的第三年,他还在词中忧伤地写道:“想重来秋雁。伤心湖上。销减红深翠窈。小楼寒,睡起无聊,半帘晚照。”(《瑞鹤仙·丙午重九》)“重来新雁”已点明二度寓杭,若其时正值“十载西湖”时期,则“伤心湖上”、“睡起无聊”殊难解释。因此,这种情绪只能理解为是梦窗苏州情事的延续。其《塞垣春·丙午岁旦》在对往日恋情的甜蜜回忆中,忽插入“梦惊回,林鸦起,曲屏春事天远”,对逝去的幸福爱情表示深深的遗憾。从梦窗的处境、心境,我们可推测,他在发生苏州情事后,不可能马上再发生“十载西湖”



的杭州情事。

(四)退一步说,在古代诗人中,眷恋一女子的同时,又移情于另一女子这样的事例也是存在的。梦窗在苏州情事之后,若又发生杭州情事,那么,总会在他的“十载西湖”词中出现一些苏州情事的痕迹。一个人不可能割断历史,何况是对梦窗来讲影响至深的一段生死不忘的爱情生活。但出现在梦窗“十载西湖”这一段时间里的词却只有“密约偷香”、“魂断西陵”、“春江同宿”的浪漫行径,只有青春的欢乐、幽会的欢情。很难想象一个在苏州写了那么多表现相思之苦、忆念之久、用情之深的篇什,经历了人生巨大挫折的人,马上又卷入一场“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情事中。这两种情绪比较起来相隔是多么遥远,梦窗不至于情感如此变幻无端、人品如此轻薄佻达吧!

(五)根据梦窗的年龄,我们也可得出苏州情事后,梦窗不可能再有杭州情事。夏承焘《系年》定梦窗生年为公元1200年,离苏游杭始于淳祐三年(1243),其年梦窗四十四岁,下推十年梦窗五十三岁。谢桃坊《词人吴文英事迹考辨》认为:“这个年纪的人还有‘密约偷香’‘断魂西陵’‘春江同宿’等浪漫行为已不易理解,即使文英有这样青春焕发的兴致,对方也不会报以热情了。”此论甚是。但谢先生却由此而断言:“如果文英生于1207年,此时为三十七岁至四十六岁,这样,考查其西湖情事是较符合情理的。”^[1]此说笔者不敢苟和。根据梦窗作品可知,淳祐六年(1246)他离苏游杭后,一直往来于杭州、越州,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为他们祝寿、贺新居。其时,他已不是一个初涉人世、意气风发的少年,而是已阅历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中年人。作为清客文人,他虽不一定会像杜甫一样“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

[1] 谢桃坊《词人吴文英事迹考辨》,载《词学》第五辑。





辛”，但毕竟是仰人鼻息、寄人篱下。以这样的身份和经济条件很难设想梦窗还能过那种“春宽梦窄”的生活。

至此，第一个谜团应该予以解开了。梦窗“十载西湖”的时间应是在“十载吴中会”之前而不是之后，也即是理宗绍定五年（1232）梦窗到苏州之前。夏承焘《系年》在梦窗绍定五年三十三岁之前，只提及梦窗“重游德清”，余皆未及。这一段漫长的空白，正是梦窗“十载西湖”、歌酒流连之际。梦窗年轻时有过一段很舒心的生活，二十五岁重游德清时写道：“重来趁得花时候，记流连，空山夜雨，短亭春酒。”（《贺新郎·为德清赵令君赋小垂虹》）比词人时代稍后的周密也有戏调梦窗之《玲珑四犯》，其中有语云：“年少忍负韶华，尽占断，艳歌芳酒。”梦窗的这一段豪华、阔绰、浪漫的生活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也曾屡次透露：“暗省长安年少，几传杯吊甫。把菊招潜。”（《声声慢·和沈时斋八日登高韵》）“还忆，洛阳年少，风露秋檠，岁华如昔。”（《瑞鹤仙·钱郎纠曹之严陵》）以至他到了苏州，还时常回忆起昔日的西湖生活：“向夜永，更说长安梦，灯花正结。”（《六丑·壬寅岁吴门元夕风雨》）

解开了梦窗“十载西湖”时间之谜后，我们再来看梦窗情事之谜。

首先，必须了解诸家之说都以为梦窗不止一妾，这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根据以上对“十载西湖”时间的分析，苏州情事在梦窗离苏赴杭之际已告结束，而诸家都定“十载西湖”的时间在苏州之后，这样势必就会产生梦窗发生过两度以上爱情的错觉。但如果将“十载西湖”的时间放在苏州之前，则不一定得出梦窗两度爱情之结论。

其实，梦窗词中有关恋情的词全是写给一人，其行踪为杭州——苏州——杭州。先看梦窗的一首词《琐窗寒·玉兰》：

绀缕堆云，清腮润玉，氤人初见。蛮腥未洗，海客一怀凄



惋。渺征槎、去乘阆风，占香上国幽心展。□遗芳掩色，真姿凝澹，返魂骚畹。一盼。千金换。又笑伴鸱夷，共归吴苑。离烟恨水，梦杳南天秋晚。比来时、瘦肌更销，冷薰沁骨悲乡远。最伤情、送客咸阳，佩结西风怨。

此词载梦窗全集之首。诸家都以为此非咏物词，而是以“玉兰”喻故姬。杨铁夫云：“此词更于姬之来踪去迹详载无遗。可作一篇琴客小传读”^{〔1〕}，“梦窗一生恨事全见”；陈廉贞云：此词“把去姬的丰韵玉貌，来踪去迹，约束在百字内的词阙中”^{〔2〕}。这些说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此词是怎样来描写其“来踪去迹”的呢？按照顺序，词中出现三个地名：上国、吴苑、咸阳。“上国”指京城，依次可看出，他们的相识及相爱是在“上国”。梦窗在《塞翁吟》中也用到此词：“想初寄上国书时。”“占香上国”表明他们爱情发生的地点是在京城。“吴苑”指苏州。换头四句梦窗用了范蠡的典故。范蠡自号鸱夷子皮，传说他功成身退后带西施泛游五湖。这里，梦窗以范蠡自况，以西施喻其姬，写他们一起由杭赴苏。“咸阳”泛指京城也即杭州，“送客咸阳”暗用李贺诗典“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切玉兰和离别。可见，最后“最伤情”三句写他们在京城分手时生离死别的一幕。从词中可知，梦窗曾与其姬一起在苏杭生活过，所谓“苏州遣妾”和“杭州亡姬”应是同一人。

梦窗生前曾自编词集，可惜今已不传。毛氏汲古阁刊梦窗四稿，卷中屡注“旧刊云云”，不知即是梦窗自编集否？但很有可能毛氏梦窗四稿作品之排列依据的是宋本。《琐窗寒·玉兰》载全集之首，很有可能是梦窗模仿李商隐之《锦瑟》。钱钟书先生称

〔1〕 杨铁夫《吴楚窗词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2〕 陈廉贞《读吴梦窗词》，载《光明日报》1957年4月28日。



《锦瑟》：“自题其诗，开宗明义，略同编集之自序。”^{〔1〕}周汝昌以为：“我觉得如谓《锦瑟》中有生离死别之恨，恐怕也不能说是全出臆断。”^{〔2〕}宋人理解此诗也都以为是恋情诗，且认为锦瑟即令狐楚之婢女。^{〔3〕}以梦窗对商隐诗之谙熟和心仪，很可能《琐窗寒·玉兰》中之“玉兰”即其恋姬之字号。将此篇放在首位亦带自序自传性质。

此外，梦窗集中有大量将苏州和杭州情事交织在一起写的篇什。如梦窗有一苏一杭两位恋姬，为何在每次怀人词中都要把她们交织在一起写。试看以下诸词：《莺啼序·荷和赵修全韵》第三叠回忆杭州情事：“西湖旧日，画舸频移，叹几萦梦寐……”第四叠写到苏州：“残蝉度曲，唱彻西园，也感红怨翠……”《宴清都》上阕写西湖情事：“痛恨不、买断斜阳，西湖酝酿春酒。”下阕转到苏州：“吴宫乱水斜烟，留连倦客，慵更回首。”《六丑·壬寅岁吴门元夕风雨》点明作于苏州，词末却回忆到杭州：“向夜永、更说长安梦，灯花正结。”梦窗词中的“梦”往往喻其爱情生活，如“醉云又兼醒雨，楚梦时来往”（《解蹀躞》）；“梦惊回，林鸦起，曲屏春事天远”（《塞垣春·丙午岁旦》），则是上词在描写苏州情事“青鸾杳，钿车音绝”时，又回忆起他们一起在京城共度的爱情生活。又如《风入松·桂》上阕写“暮烟疏雨西园路”，下阕写“忆西湖、临水开窗”，地点甚是分明。像这样在一首词中将两地生活放在一起描写，绝不是偶然的事，正是因为梦窗曾与其姬一块在杭州、苏州生活过，所以每当他重温旧情、回味往事时，这两地生活的情景就会纷至沓

〔1〕 钱钟书《冯注玉溪生诗集论评》未刊稿，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434页。

〔2〕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1128页。

〔3〕 [宋]刘颁《中山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第287页。
[宋]计有功《唐诗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11页。